

风物写意

蛇蔓子（外一篇）

杨煜

红艳艳的、格外醒目，在诸多的青草之中，像是一滴肥美的鲜血。根茎小，犹如一根绿线，顶头上，四散伸出几瓣叶片。每年春夏时节，它们在靠近河岸的沟渠边、碎沙子地里，没边没沿地成长、结果。我第一次见到，便蹲下来摘，不由分说，放在嘴里。扛着锄头的父亲也不阻止，笑着说，那是蛇蔓子，长虫（蛇）吃的。

我一阵哆嗦，满脸惊恐地抱住父亲的腿。父亲说，没事，不怕，这时候没蛇。他一把抱起我，跨过叮当不断的流水。到对岸，我又看到了蛇蔓子，忍不住舔舔嘴唇。父亲蹲下，给我摘了几个，放进我的嘴里。

父亲的手指很粗，还有汗味、烟味和土腥味，也或者，还有大粪的味道。但我觉得那红艳艳的东西很好吃，不怎么甜，但总体上是甜的。蛇自然是吓人的，有科学家说，人类的基因里就有对蛇的恐惧，是一种天性。每次见到这种好吃的小果子，我就下意识朝四边的草丛、石头缝、溪水和荆棘丛中看看，实在不放心，就找一根长一点的木棍，四处敲打一番，确认没有蛇，才摘着吃。

蛇蔓子通常只有成人的小指头肚那么大，有些大的，也大不过中指肚。它们喜欢在潮湿的河边与水渠边成长，不成片，分散在差不多高的杂草里。天长日久，我发现，艾草丛生的地方，是难以见到蛇蔓子的。或许，艾草是中医认为的纯阳植物，不用想，单从蛇蔓子的长相上看，就知道它们是阴性的。

等我长大，每次在河边遇到蛇蔓子，总忍不住摘几个吃。及至自己有了孩子，带他回老家，见到蛇蔓子，因为有经验，也会摘下来给他吃。令我惊异的是，他不像我小时候，见到这种红艳艳的小果子就想吃，他开始拒绝，甚至害怕，眼神里也充满怀疑。我就告诉他说，这小果子名叫蛇莓，也叫蛇泡草，如果好听一点的，也可以叫龙吐珠，好玩的，还可以叫鼻血果果，你看它像龙吐珠，还是鼻血果果？

他笑了。而我却觉得，从前的我们，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在乡村的人，对于自然是毫无戒心、充满信任的，以为大地上的一切果实，都是甜的，都是给人吃的。现在的孩子们则更倾向于选择，而且是自我选择，遵循的是熟悉第一、有例为证的原则。而我们，不会做更多的比较，一切按照自我的感官和视觉、味觉和嗅觉来判断和取舍。

◎野葡萄

初秋天气，刚下了雨的天空，干净得像是母亲做的新衣服，一尘不染，蓝到了蓝的灵魂，白到了白的内心。山坡上，到处潮湿，绿苔不仅生长在石头上，还有泥土较多的泥土地上。父亲回家收黄豆去了，我替他放羊。那些羊的毛发是黑色，间或有白色、黄色或者绛红色夹杂其间。每当这时候，羊似乎也闻到了粮食成熟的香味，总是想着趁机跑到某一片玉米或者谷子、红薯、萝卜、白菜地里，享受一下人类的美食。

它们的这种行径，是我不能答应的。因为，那些田地都分给了个人。羊吃了谁家的，谁就会生气。如果仅仅吃上一口，不显山不露水的，没事，可羊的嘴巴好比镰刀，一口还没有下去，第二口就接上了。再者，羊也是群体性动物，它们也喜欢被带头，被引领，一旦有一只偷吃成功，另一些也会紧紧跟上。一只两只好收拾，但若一群羊，七八十只蜂拥而上，别说我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即便是父亲那样的大人，一时半会儿也拿它们毫无办法。

大致因为这个，父亲总是嘱咐我尽量把羊群往后山带，那里都是山，山上是草、岩石和各种荆棘，本就是给羊吃的，也是羊的衣食疆场与父母。哪怕它们把岩石踏碎了，啃着全部吃掉，也是天经地义，从林法则。

后山幽深，老人们常说，这里有很多传说。草木深得几个人进去，好像几只蚂蚁爬进泥沙里一样。羊们迈着四蹄，踩着河沟不规则的石头，走高跷一般，终于被我带到了后山。我松了一口气，自己首先爬上山坡。父亲说，放羊时要站在它们上方的位置，因为它们经常会把松动的石头蹬掉，滚下来，砸到了人就麻烦了。他还说，附近几个村子里，早些年间，就出过这类的灾祸。

这山坡，有的地方平缓，大多数陡峭。我沿着人和羊多年踩出来的小道，向上走，忽然看到一团绿茵茵的东西，形状似是一顶绿色帐篷。好奇心使然，我走过去，却发现是一团野葡萄藤，藤上结着一些黄豆大小的葡萄，有些发青、有些发红，还有些发黑。我摘了吃，一股巨大的酸袭击了我的舌头和口腔，先是缩脖子，浑身打了一个激灵。那种酸，超出了我对酸的所有体验和理解。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吃，长出了几口气，又摘了几颗，放进嘴里，在连续的激烈的酸当中，只觉得自己浑身上下清醒无比，甚至连隐藏在肉身之中的那个隐形的自己也觉得了一种来自大地深处的酸意。

后来我才知道，那其实是掌裂蛇葡萄，也是葡萄的一种。

第一次到陵水新村，是在大学一年级。那时我一下子认识很多来自陵水的小伙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落，身上带着酸粉的酸甜，咸涩的海风，以及吊罗山的神秘。李政同学就是带咸涩海风的那位，来自陵水新村。当年的我们，很快打成一片。暑假一到，大家相约到李政家吃酸粉。从黎盆村出发，到北斗转车然后到新村下，我终于来到因猴岛而声名显赫的新村。

李政带着我们逛市场买酸粉的原料。市场就在海边，咸涩的海风吹来新鲜蹦跳的鱼虾，哒哒的马达声，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来来往往的人穿梭在不同的摊位。酱油、十三香……我们买了十多种酸粉配料，大包小包拎一路。在李政家人的指导下开始忙活，卤汁是酸粉的灵魂，先按比例把酸粉卤汁调好在锅里熬，我还拿出小本本把过程详细记录，感觉自己拥有了武林秘籍，回去照着葫芦画瓢，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实现酸粉享用自由，在江湖上可以吹牛一番。

卤汁的香气越来越浓，我们已经控制不住口水，烫好细细的粉丝，烫好空心菜，还有牛肉干、花生米、小鱼仔、沙虫等。一切配料都排好序，千呼万唤卤汁终于出锅了，每一样都抓一点放碗里浇汁，最后再加上灵魂酱料——一点黄灯笼辣椒，一碗酸粉就做成了。我们一群人围在桌上大快朵颐，大家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着，李政的妈妈看着我们，连连说下次再来。

关于新村，除了同学的家人，还有水上渔船的疍家人，神秘而遥远。但大学时的那次探访，我没有见着疍家人。我在吊罗山脚下长大，海对我来说过于遥远，直到近日，在我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之后，才有机缘近距离接触了这些海上人家。

到码头等船，去猴岛的缆车从头上掠过，我看很多地方的海，唯新村的海蓝得

■ 新村人家

星青

■ 岁月山河

着阿婆在街上闲逛，他们是疍家咸水歌的传承人。我们把老人请上渔船，在船形屋上，在星空之下，听老人讲述疍家人的故事：

不懂字人真苦恼，
用油证做米证跑。
跑得全身汗水流，
你看苦恼不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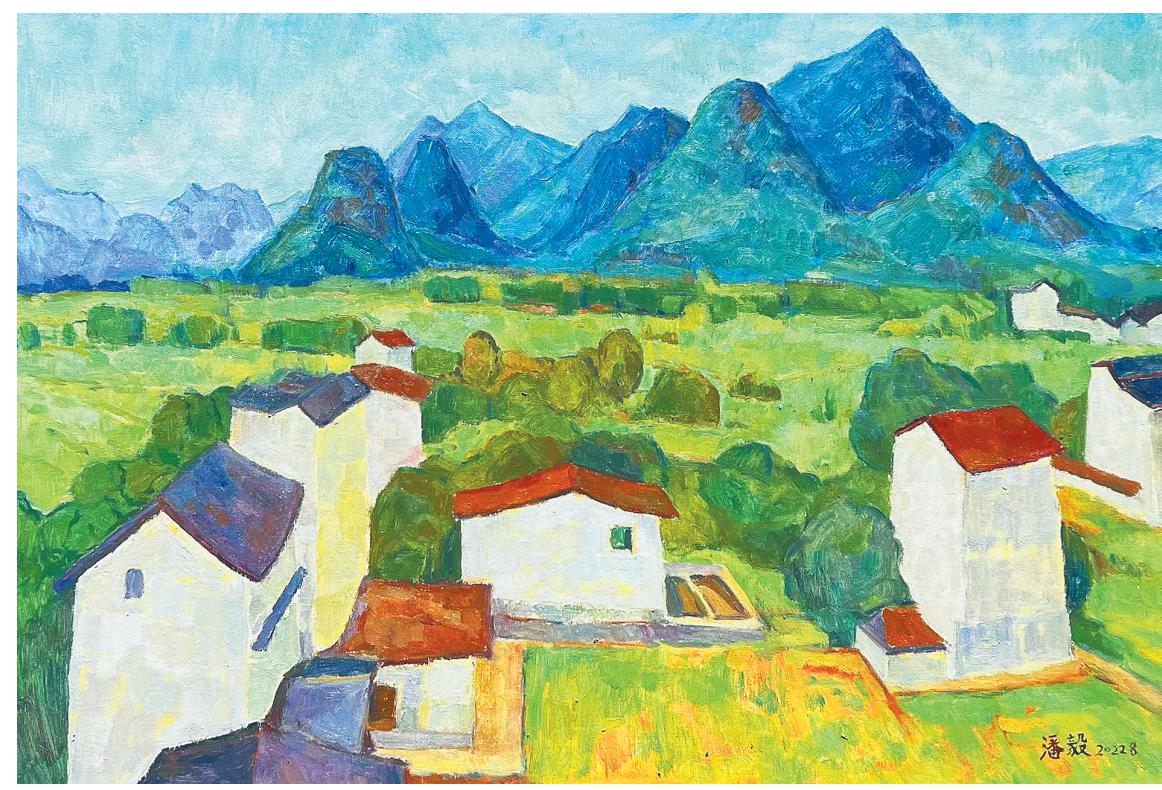
这是阿婆的开场白，把我们都逗得哈哈大笑。在异乡久了，突然被丢到故乡的人群里，听熟悉的乡音唱咸水歌，这样的感觉太美好。

阿婆说他们来这里定居已经第十代了，祖先从广东顺德漂泊而来，他们经过琼州海峡，到海口港、文昌港、万宁港，风大浪涌，随时都可能被吞噬，直至来到新村港。这是一个天然的港湾，是栖居的好地方，他们在这里住下来，他们选择了新村港，新村港也选择他们。在潮起潮落间，他们仅靠一条小船为生，一家老小吃住在船上，有时他们会到岸上，参与市集的贸易，换些米，再返回船上。年复一年，世世代代。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到了民宿码头。这是一排海上的船形屋，令人惊艳。白色的墙壁，盖上黄色的茅草。当晚我们就住在茅草之下、船形之上的房子里。大床房，大鱼缸，洗漱用具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拉开窗帘，风从海上来，山从海上来，这个窗口就是取景框，抬头看山海，山海也看我，彼此凝视，是这个时刻最心动的一幕。对面住着猴子的岛屿，集中了能想象到的海上所有的浪漫。

晚上的新村夜市烟火气十足，操着各个地方口音的游客络绎不绝。

晚饭后我们到路边截停了一对老人，77岁的阿公和76岁的阿婆，阿公用电动车拉



《山里人家》(油画)

潘毅作

■ 以梦为马

一曲老歌

李静润

李静润，女，1997年4月生于海南琼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澳门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在读。作品见《万泉河》等杂志，多次在校园主题征文活动中获奖。

窗外是热闹的街市，屋内只有冷清的文字和我。平静的生活在黑色的月光里沉沦，就像海子说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年少时只有满心的锐气和狂傲，能得以拥抱期待中的生活，这是在从前的日子里我所不敢想象的。好在上天怜悯，总归尘埃落定。随风飘远的潮水苏醒过来，在朦胧的拂晓，在昏沉沉的午后。

“去年此时此地，黄昏天边外，我与少年初见，云影共徘徊。”一曲老歌，伊萨科夫斯基作词，杜那耶夫斯基谱曲。我流浪的、漂泊的，我浅薄而无知的灵魂，于旋律中得到救赎。过往的晨曦在我的心头掠过。只觉人生寥寥，不过是归去来兮。大抵应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可往日的光影又回过头来，滴落在眼前的窗台上。

2016年8月8日，我来到陕西师范大学读书。主修汉语言文学专业。想起那句罗曼蒂克的独白，冯雪峰说，见到丁玲时的感觉，“就是一见钟情的样子”。那么，这也就是我，见到大学的样子。清晨的树影、日暮的水面、迷人的老路、斑驳的巷子口，依稀传来零零碎碎的朝朝暮暮，传来晃晃荡荡的点点滴滴。文学学院的课程很丰富，我在忙碌的日程中度过自己人生重要的阶段。

记忆最深的，是基础写作课。我们的第一位写作老师姓梁，她眼里温柔的秋波让我看到自己心里的春天。她总是称呼我“丫头”，于是我从此爱上这两个字。毕业后，我还时常同梁老师交谈，聊她的歌声、聊她的散文。她的散文《时光的情人》《遇见》都写得很美。如果说，她的文字曾经为我带来些什么，那就是，我失恋的心从中得到疗治。或许，每个人都带着心里的伤痛努力行走。想起那首歌——《如果有来生》，似乎生命就是在半睡半醒之间

重新得到生长。第二位写作老师姓刘，我的写作风格受她影响至深。或者说，她让我看到生命的原生状态。没有记错的话，大一下学期，她教授我们写作。因为是黄河的女儿，所以性格带着黄土地的坚韧。她谈生活与写作的关系，说“你需要这一切铸成你文学的肉身，走向自我毁灭，然后，在破碎里吟唱”。是的，生活和写作一样，只有我们忘记它，才能重新认识它。

2017年，处于学业瓶颈期的我，迷上了苏东坡。“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我一口气读完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其时正逢柏老师在讲授唐宋文学史。一度低迷的我，在教室里垂头丧气。柏老师给我私发了微信消息：“最近你状态不对。”阅读完柏老师的短信，我泪流满面。或许，柏老师早就不记得这件事情，可我一直记得，永远也不会忘记，感激柏老师的用心良苦。

回过神来，发现苏东坡屡遭贬谪，却成为自然里伟大的顽童：他偶尔喝得小醉，在倾城的月光中徘徊；他偶尔写些可爱的小诗，在山楂树下散步……哪怕仍旧失去，哪怕一无所有，他却把生活“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他保持天真纯朴，终生不

渝。”林语堂说。

往日烟云往日流花。其实我早已说不出，收到师大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心中是如何的百转千回，甚至都不记得，当时的天空是怎样的万里无云、澄澈清明。只是从那时起，我变得坚强、执着而更加努力。校园里的植物亦如这般，微小而有力。2018年，“天凉好个秋”的时节，师大愈发显得厚重。长安校区图书馆，面向孔子圣像的门庭，格桑花从南到北蔓延。比起芬芳的玫瑰，我更爱这自然野性的格桑花，爱它“坚持的位置”，爱它“足下的土地”。它不曾因冷雨而褪色，不曾因寒风而萎靡。弱水三千，我所看重的格桑花正焕发着“西部红烛”的光明，洒满我的世界。

2019年，大四实习，讲解《秋天的怀念》。老师借着上课的契机对学生说：“我们这一生，都应该要有向上的斗志和向前的毅力。一如课文的结尾所写——‘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在秋风中正开得烂漫’……”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道：“生活啊，生活！你有多少苦难，又有多少甘甜！天空不会永远阴暗，当乌云退尽的时候，蓝天上灿烂的阳光就会照亮大地。青草照样会鲜绿无比，花朵仍然会蓬勃开放。”其实，无论苦难还是甘甜，都会显得云淡风轻。回望往事的时候，什么都可以，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后来想想，稚嫩的童心要比我们开阔得多，不会“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2020年11月23日，长安初雪。风吹过整个海岛，在踟蹰的华年里交错。望向人群，皆行色匆匆、熙熙攘攘。那时的我潸然泪下。想起昨天晚上做的梦——三朋四友站在山地中欢唱《青春友谊圆舞曲》，拉起手、跳起舞。

人群的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可我的心却在平淡的云烟里晃荡起来，恰似星光划过寂静的黑夜、划过漫长的寒冬。大学时光，是我的一曲老歌，是我海上的挂牵。那正是我听到的《红莓花儿开》的旋律。

■ 人生况味

海口湾的灯光

谨泓

来海口三十多年，几乎每个中秋都出来赏月。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海边，海上生明月的意境着实令人心驰神往。

今年赏月，是在海口湾一家酒店高层的露天酒吧。

晚上八点，我们准时赶到，但坐下来才发现，这几座山看不到月亮。

月亮在东边升起，酒吧在酒店的西侧，酒店把月亮挡得牢牢实实，连月亮影子都看不见，赏月泡汤了。

月没有赏成，倒是误打误撞领略了海口湾的中秋灯光秀。

这家酒店坐落在海口湾西侧，毗邻世纪大桥，奔腾不息的母亲河——南渡江流到这里悄然投入大海的怀抱，江的北岸蜿蜒流转了将近九十度的弯，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向西向北向东望去，辽阔大海，一望无垠，十里长湾海口湾因此得名。

此时夜幕下放眼望去，从世纪大桥到整个南岸，华灯齐放，光彩四射，各色灯光相互交织，奏响了一曲光影交响乐。

世纪大桥的桥身、桥塔和斜拉线发出白色的光芒，犹如一条巨龙，飞架南北，流光溢彩，整个大桥倒映在水中，灯光摇曳，倒影婆娑。

世纪大桥下面，一片被称为世纪公园的绿地，各色灯光笼罩，波光粼粼，给人一种神秘感。这片灯光与世纪大桥连同南岸灯光交织在一起，成为光的世界，灯的海洋。

在南岸，从长堤路到滨海大道十几公里沿江建筑的霓虹灯悉数绽放，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橙色的……五彩缤纷，各色图案竞相登场亮相，岸上美景在水中摇荡。

蓦然间，南岸灯光都变成大红底色形态各异的图案，其中一幅打出“情满中秋，花好月圆”的黄色大字，旁边一幅巨型图案更是叫绝，一对俊男靓女托起一轮圆月，形象秀美逼真。错愕间，仿佛自己进入天宫，置身其中，在与嫦娥吴刚共舞。如此美轮美奂的场景，让人浮想联翩，激动不已。周边一众，个个如醉如痴，兴奋溢于言表，纷纷举起手机拍下这绝美瞬间。

此情此景，着实令人心头一热。

盼了三十多年，迎来海口湾巨变。沿海边修葺了精美的护栏，青砖人行道、塑胶跑道和自行车道，三道并行，颜色各异，大气高雅，给人世界级的感觉。

海口湾的灯光秀惊艳了整个中秋夜，让人神情气爽，荡气回肠。遥望远处，海天相接，点点灯光与漫天繁星频频互动，似乎在述说着海口的未来。

■ 诗路花语

寻一方田园

■ 罗枭

我只想将片刻的休闲
装入这方田园
以便我靠近它
偷得难得的安逸

我只想将黄土的气息
植入脚下
以便我夏日的梦
充满无限香甜

我只想将满眼的绿色
留存人间
以便在那红红的樱桃
挂满枝头时
惹得心中那份甘甜
久久无法抹去

我只想将岁月的遐想
无限沉淀
在我这方田园
哪怕季节轮换
我独守的静谧
依旧不会改变

